

大同風雲圖

林羽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林羽著

大
河
劍
風
雲
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义生
插图：李洪勋
封面设计：王铁成
版式设计：杜绮德

奇剑风云图

林羽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西南图书公司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4.125 插页2 字数330,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1—70,000

书号：10096·444 定价：2.90 元

ISBN 7-226-00142-X/I·46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奇剑风云图》

目 录

楔 子

第一回	故地重游 豪杰见黄鹤 演武说书 英雄聚江城	(5)
第二回	烧府劫牢 异人乍显艺 名刹古塔 义士两惊奇	(17)
第三回	破庙逢故知 四英相会 旅店遇莽汉 五雕追踪	(26)
第四回	山城闻恶耗 二怪施计 弱妇遭杀戮 一僧诈刀	(36)
第五回	迷雾重重 倩女发强弩 宿怨深深 凶僧逞毒招	(48)
第六回	日暮途穷 冷面遇克星 林间月下 游侠护恋人	(57)
第七回	女童传佳音 幽兰姿俏 天鹅授奇剑 寸草春晖	(69)
第八回	云鹏斗二怪 锋芒崭露	

- 仙狐戏一倩 情窦初开.....(80)
- 第九回** 观武赠书 东方隐践约
睹技识人 陆云鹏认亲.....(91)
- 第十回** 二女负气 藏珍楼涉险
一狐仗义 飞檐顶击凶.....(101)
- 第十一回** 游侠逐蓝蕙 生离怨久
纵杰惩凶丐 知遇情长.....(110)
- 第十二回** 月夜显侠踪 刀光剑影
城楼逢魔君 火热水深.....(120)
- 第十三回** 惊变探敌 怪杰夺宝刀
恃武秉理 侠女慑群雄.....(132)
- 第十四回** 经阁佛楼 风萍迷扑朔
情天恨海 琼花辨恩仇.....(142)
- 第十五回** 五行救六士 火花喋血
天鹅斗地煞 曙色透寒.....(153)
- 第十六回** 仙狐情切切 巫女织梦
香狸意绵绵 故人疗伤.....(165)
- 十七回** 清溪论敌 隐士激血衫
杏花联句 魔君劫仙姬.....(175)
- 第十八回** 红莲运厄 伊人遭暗算
奇剑名高 通灵访昆仑.....(186)
- 第十九回** 魔剑斩情丝 巾帼出首
恶计灭侠风 凶僧设宴.....(197)

- 第二十回** 人去楼空矣 秋萧风萧
孤帆影远兮 江流泪流(208)
- 第二十一回** 西风古道 逆旅人倦倦
海角天涯 狹路雾茫茫(219)
- 第二十二回** 侠肝义胆 二童诛三虎
斗转星移 冤家酿喜剧(230)
- 第二十三回** 更尽情难尽 麟麟探府
鞭失威未失 血衫除怪(242)
- 第二十四回** 一轿解重围 二女劫驾
二老戏巨钟 一尼述陈(254)
- 第二十五回** 楚山雾散 楚倩受奚落
红颜命薄 红莲遭摧残(265)
- 第二十六回** 庵门索债 三马遇一隐
湖畔赴约 奇剑会追魂(276)
- 第二十七回** 热风掌邀客 四剑聚会
销魂弹解危 九圣立盟(288)
- 第二十八回** 蓝蕙牵红线 风情云意
琼花闻教堂 石破天惊(301)
- 第二十九回** 怪杰观图 夜探贝叶园
烈女殉节 星殒奈何天(312)
- 第三十回** 追魂泄怨 一煞竟捐躯
索图雪仇 三雕斩经堂(323)
- 第三十一回** 游侠施绝计 一骏被控

- 灵堂遭火劫 三姝失踪……………(335)
- 第三十二回** 书生露马脚 一侠追疑
奇剑探趣月 二龙遭诛……………(346)
- 第三十三回** 秉承师秘 云鹏除凶判
英雄虎胆 童子闹丧灵……………(359)
- 第三十四回** 巧闻三险 怪杰入绣帏
绝阵十面 游侠捐芳魂……………(370)
- 第三十五回** 侠女诉衷情 苦风凄雨
怪杰遇知音 刻骨铭心……………(382)
- 第三十六回** 风云劫囚车 二侠仗义
山林访异人 四士吟诗……………(394)
- 第三十七回** 系铃解铃 蜀葛释阵图
将计就计 风萍屠孽龙……………(406)
- 第三十八回** 运筹帷幄 一英杰遣将
中计受陷 两武圣倾生……………(417)
- 第三十九回** 母子巧破阵 女侠扳正
僧道斗追魂 奇剑祛邪……………(428)
- 第四十回** 血泪祭天国 长河落日
仇雠赴边疆 大漠孤烟……………(439)

楔子

秋萧萧，风瑟瑟，溶溶月色，溟溟暮霭，八月的孤山之夜幽深、幽深。

雄踞在江心洲的老人峰肩挂一钩残月，置身在雾海烟波之中，挺立于浪峰涛尖之上，弓腰俯身望着脚下那波间如练的孤山俏影，凝神谛听着涛声似鼓的千载余韵，似乎在领悟那一声声如怨如诉，似泣似歌的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子夜时分，江畔远处，飘飘忽忽游荡着几束星星点点的火把，闪闪烁烁，象无数只惊恐的眼睛，渐渐向江边移动着。顷刻间，江流染红了，象奔涌的血水，汨汨地流往山脚。

顿时，阵阵马蹄疾雨的喧嚣，声声金石撞击的呐喊，撕碎了孤山夜色寂静的面纱，一个、两个、三个……七条浑身血污的人影，出现在蜿蜒崎岖的山径上。领头的是个身着武士戎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握一柄渍血钝刃的钢刀，随后是六个义军装束的壮士，各执兵刃。然而都已负伤累累，疲惫不堪了。

舍身崖上，他们停住了脚步。

青年将领转过身来，面对蜂拥而至的清兵，横眉怒目，刀起刀落，于是，一串嚎叫声坠下了悬崖。

又一阵呐喊声迭起，三名清将又舞刀抡枪驱赶着几队清兵包围上来，将青年武士困在核心，厮杀声穿云裂石！

六个义军壮士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把散乱的长发绞了绞，咬在嘴里，各挥兵刃冲入敌阵，一场殊死的血肉拼搏展开了……

刀风霍霍，剑光闪闪，又一些清兵跌落深谷。六壮士也终因筋疲力尽，寡不敌众，在鏖战中洒尽热血，一个个壮烈地牺牲了。

青年将领见状，如痴若狂，发一声长啸，挥刀劈倒一个清将，纵身崖边，将腰间器囊倾倒掌中，挥手一掷，一式“漫天花雨”，数道寒光迸射，疾若闪电穿云，纷纷落入敌群。于是，又一些清军兵将的惨叫声撼动山谷。

瞬间，那青年捷若猿猱，跃上一块峰岩，抓着一根葛藤，脚尖一点，蹬开了千仞峭壁，犹如雄鹰击空，拍着山风盘旋而上，飞崖越涧任其翱翔。高了，远了，低了，近了，一个“夜叉探海”，轻轻飘落在老人峰上。

在一座高大的石墓前，他久久地怅然伫立，倚扶着一株虬干凌空，枯枝飞挂的古松，面对着乱云飞渡的千山万壑，凝望着脚下浩瀚的大江，点闪的火把，呐喊的清兵，默默地垂下头来，脑际里掠过一幕幕千军万马鏖战沙场的威武壮烈的图景。……许久，他仰望碧空，一声长叹，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蓦地，一道红色的光柱从幽谷间冉冉升起，半空间打了个弧旋，“砰”地一声爆炸出万朵火花。顿时，千百条金蛇狂窜，把老人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青年武士在信号筒喷光吐火的一刹那，蓦然回首，两眼定定地落在背侧的墓碑上：“二龙山主、反清义士吴占鳌之墓”

几个赫然大字如火似血地凝炼在他的心头，给了他信念和力量。怎能忘却呢，这墓碑是他不久前留驻孤山江防时，亲手树立的啊！

于是，他掂了掂手中钝刀的钢刀，在石碑上猛地磨砺了几下，站起身来，向断崖绝谷间望去，只见朦胧夜色里，三条黑影从悬崖峭壁上蠕蠕向上移动，宛如三道逆流而上的山泉，攀石援葛，浪行波步，穿岭跨涧如履平地，顷刻间，一儒，一道，一丐疾飞而至。冷月寒辉下，一扇一杖一拐，牵动丝丝金风，闪映在他的眼前。

青年武士临敌不乱，挥手一招“力劈华山”直取怪丐，来人将手中雷公拐一挽，“推窗望月”应招即发，力猛拐沉，快似勾闪，青年武士急忙抽刀避击，踏步未稳，忽听背后金风劈空，凤尾藤蛇杖斜肩挂背击下，好武士，倏地随应一招“苏秦背剑”，往后一撩，“仓”地一声，钢刀被凤尾软杖紧紧缠住，那恶道抡臂沉力往后一抖，青年向前踉跄两步，一式“千斤坠”站稳足跟，顿见头顶一道电闪击下，青年措手不及，就地闪身避过，随之震山裂石一声颤响，火星四溅，手中钢刀被雷公拐一击两断。

青年打个趔趄向前跨上一步，左袖一扬，“嗖——”地三支袖箭齐发，射往怪丐，那怪丐眼疾手快，雷公拐一挥，“哧”地一串火花，三支袖箭皆被击落在地。

电光石火间，那儒生又摇扇而上，三面夹击，一发千钧，青年武士踉跄着跃出重围，倚定石碑，右袖一举，“嗖，嗖——”又是三支袖箭，分上、中、下三路射向恶道，那恶道嘿嘿冷笑，不慌不忙探手一一接住。正欲掷击，蓦地半空间陡起一道勾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儒生头顶劈下，那儒生急使一式“板桥藏舟”收身躲过。接着，铿锵一声巨响，

山石上迸溅出一片火光，半截钢刀在地上打了个滚，又窜起三尺来高，惊得一儒一道一丐骇然瞠目，嗫嗫后退。

这位青年义军将领转过身来，从容地面对高大的墓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倒退一步，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第一回 故地重游 豪杰觅黄鹤 演武说书 英雄聚江城

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秋（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政治局势日趋动荡，革命地盘不断缩减。长江下游的屯防重镇安庆失陷，守将叶芸来及义军战士一万六千余人壮烈牺牲。在腥风血雨里，这座江城巍然屹立，承受着一场严峻的历史考验。

沿江大道上，兵营座座鳞次栉比，戒备森严。偶而一两声洋枪的呼啸，划破江天，击碎了人们的温梦，往日供人畅游揽胜的名寺古塔，刹那间变作无人敢越一步的雷池了。

清晨，宵禁已过。东城门前颠沛流离或谋生求存的人们。三三两两，出出进进，这时，一个青年汉子挑副豆腐担儿，颤颤悠悠来到城门。搁下担子，抖出一条布巾来抹了把汗。尔后，从扁担上拿过一根拃把长的烟袋，一边装烟，一边踱着步儿，喜笑颜开地来到守城门军跟前，说到：“老总，辛苦啦！”

两个门军坐在一块条石上正闲聊天儿，听见招呼，才慢慢腾腾转过脸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汉子，头戴一顶自来旧窄沿毡帽，身穿件对襟箭袖的绛色夹衫，腰系一根双垂穗的灰色布带，挺挺身材六尺多高，长就一张白脸膛，鼻正口方。虽被生活煎熬得疲眼惺忪，看上去仍显

得精干、利落。他双手捧着个玲珑剔透的乌木杆烟袋，站在面前，让请着说：

“这烟虽比不上总爷们抽的湖广叶子，可也是俺家老爹亲手栽培的头茬货，里面羼合点豆蔻皮儿，喷点老酒一拌，味道还真醇厚着哩。”

一门军漫不经心地把烟袋接了过去。青年汉子一腾出手就摸出火刀、火石、火纸眉儿打起火来。一面替门军点烟，一面对另一门军颇为抱歉说：“看俺就这一杆枪，侍候了这位总爷就冷落尊驾了。”说着，走到豆腐担前，揭开白布罩单，拿起一沓豆腐皮儿，掂了掂一分两开，走上前来说道：“两位总爷别见外，想喝，就当个菜；不喝，卷上根油炸馃儿，还真喷香可口哩”。

门军见青年汉子如此殷勤、热情，遂接过豆腐皮儿。一门军嘻笑着问道：“老乡，生意还过得去？”青年汉子答道：“这几年虽说兵荒马乱的，可生意还算红火，过往的总爷们多了，豆腐也就卖得多。一句话，多亏总爷们照顾喽！”

门军磕了磕烟袋，递了过来，说道：“老乡，找俺哥俩有事？”

青年汉子拱手道：“稟总爷，在下居家老小一日三餐，全靠这副担儿。只因那边庙里大师父们长年累月都包俺的豆腐、豆皮儿。这几天老爹病了，他说，生意人要讲个信用，着俺把这担豆货儿送过去。嘿嘿，俺想跟总爷讨个道儿。”

另一门军又接过烟袋，猛吸一口，然后吐了一口长长的烟雾，挥手一指道：“老乡，你看那排排座座营房干啥的？实对你说，如今迎江寺可是个监狱呀！里边关的全是什么长毛子、乱党，皇上的要犯，闲杂人能进得去？！再说，就是俺哥俩卖个关儿，放你过去，那庙哪里还能找到半个做药引的和

尚！”

青年汉子听罢，默默颌首不语。许久，喃喃自语道：“难怪亮出了这么多刀枪，原来当今皇上在庙里吃饭呀。……”

门军“噗哧”笑出声来，说道：“你瞎扯些啥呀，里边关长毛子，就是太平天国的叛逆，懂吗，塔里还单独关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据说，还是安庆守城大帅叶芸来的小姐呢。”

青年汉子懵懵懂懂地说：“一个闺女孩家能犯啥法呀？”另一门军“哎”地一声把烟袋磕了，递了过来：“嘿，老乡可真少见多怪喽，别看这个丫头才二十二、三岁，还是个未上婆家的黄花闺女，可跟他爹干长毛就干了六、七年，皇上的兵将不知被她杀了多少！听说为一个什么铁匣子，西太后还要把她解京亲审哩。老乡，这年月少找麻烦，还是进城去卖个利市吧。”

青年汉子的眉头忽地蹙紧了，怔了一会神，说道：“多蒙关照，多蒙关照。”遂担起豆腐担儿，进了城门，沿着东西大街一路叫卖着走了下去。

过了校军场口，往北拐，丁字街头路东的那一片金碧辉煌的房舍，往日是安庆大帅叶芸来的将军府，而今已是清军的总镇衙门了。门前下马阶旁，整整齐齐站着两队荷戟执枪的兵勇，森严壁垒，耀武扬威。府对过老槐树下，那一大片开阔地，原来是当年叶将军操练义军的地方，而今不知为什么却又黑压压拥挤着一大堆人，喝彩的喧嚣声时而从里面飞出来，引起了青年汉子的注意。

他慢慢凑了过去，将豆腐担儿搁在路边，拣个高坡往里瞧，只见人们围住老槐树站了个大圆圈，树下站着个老者，五十多岁，白面短髭，身著汉装短打，一件银灰鹤氅拧了个

麻花结儿束在腰间，清癯、飘逸，精神烁烁。

场当中，一个白衣少年正在翩翩舞剑，一团寒光闪闪，遍体银花滚滚，在圈内打着旋儿，不时博得阵阵掌声。须臾，那少年收式挽剑站在当场，面含笑容，抱拳致谢。细端详约摸十八、九岁，一身素装武生打扮，月眉星眸，风度潇洒，英气楚楚，全无半点儿跑马卖解的江湖俗气。

接着，那老者健步上场，拱手言道：“列位，俺父子投亲不遇，流落贵地，在家虽学过些三角毛、四门斗之类的庄稼把式，也算不得武术，更谈不上卖艺，仅供诸位悦目。这回老朽练一套‘白猿偷桃’的轻身功夫，权当献丑，望行家师父多加包涵，赏几文回程盘缠。”

说罢，那老者舒臂凝神，就地练了趟猴拳，窜、蹦、跳、跃、闪、站、腾、挪，颇显出“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的精湛功底。喝彩声中，只见那老者收身树下，舒展双臂，点指为桩，投足作梯，哧溜溜援槐而上，眨眼工夫爬上四丈多高的树顶，攀梢头，登高枝，手搭凉篷，东窜西跳，头颈转转，眼神闪闪，那神态，那身形活脱脱赛过一点灵猿，仿佛总镇府前后院落里真的藏着一枚仙桃似的。青年汉子不由得暗暗称奇。

又一阵掌声迭起。那老者“金鸡独立”挺站枝头，一式“回首望月”目光滴溜溜在人堆间打个旋转，蓦然扫在青年汉子身上，迟迟地凝视良久，未曾离开。

青年汉子觉得那眼神似曾相识，却又一时难以想起。沉思间，瞥见那树干上一排到顶的斑斑白点，感叹中他似有所领悟地点了点头。

这时，北半边人群蓦地一阵骚动，躲躲闪闪让开一条道路：一队清兵军容整齐，一色勇字坎服，执杖威严地簇拥着

四匹高头大马闯将过来。前边马上坐着明盔亮甲的兵马总镇，执鞭撒辔、耀武扬威地引着道路，后边三骑并驰，马上坐着一道、一儒、一丐，高老道形若枯竹，矮乞丐体如春碓，中间那个儒生，四十上下年纪，头上亮蓝顶戴，身穿巴图鲁墨缎对襟马褂，足登薄底快靴，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神情诡谲。只见他望了一眼卖艺的场面，略一迟疑，又缓缓撒缰。下马阶前纷纷离鞍，在总镇躬请谦让下，三人昂首阔步走进府去。

青年汉子一见，急忙将毡帽往下拉了拉，心头一阵阵怦怦颤动：大内总管曾天觉率二怪辗转安庆，真的是为了解押铁匣和叶姑娘？抑或另有所图？……猜详之间，人群已一哄而散，抬头看时，那卖艺的一老一少也不知去向。

青年挑起豆腐担子，夹在人流中涌到街口，找了家酒馆，把豆腐、豆皮和盘托兑了。然后走上酒楼，拣了个临窗的桌位坐下，要点酒菜，自斟自饮起来。

正当青年汉子借酒浇愁之际，楼下一阵人声喧嚷：“张爷来了，张爷来了！”接着一阵杂乱的脚步，一伙人推推拥拥地拉上一个虬须大汉来。人们七手八脚把大汉拥至酒楼正中的一张八仙桌旁坐下，然后各拉桌凳团团将大汉围在中央，这个唤堂倌打上四两，那个喊伙计来个半斤，谈笑间，八仙桌上摆满了酒壶儿。

那枣面虬须的大汉一见，馋涎欲滴，等不得菜肴、杯筷，伸手捞过酒壶来，嘴对嘴一仰脖儿一壶酒下肚，两咂嘴儿两壶酒报销，接二连三地五壶酒喝了个底儿朝天。

青年汉子甚觉蹊跷，也将桌位往前靠了靠，停箸止饮，且看下文。只见那大汉伸出大手把嘴一抹，往桌上一拍，说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四句古诗道罢，闲言勾开。诸位，俺一不会讲三皇五帝，二不通晓列国春秋，唐宋元明俺未见经传，也无从谈起，在下说的还是大清朝咸丰皇帝在位时的一段故事。

“上场书说到，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太平义军定都天京，称国号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妇女缠足、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安居乐业，一时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军事上又分兵两路，北伐西征，相继捷报频传，谁知这时洪、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加剧，爆发了北王韦昌辉杀害东王杨秀清的内讧。动乱中翼王石达开撤军入川，从而削弱了天国的武装力量。

“天王洪秀全平定叛乱后，命英王陈玉成二次西征，忠王李秀成率部助战。怎奈李秀成部于江西被阻，久久不能与武汉前线配合，致使陈玉成孤军作战，屡攻武汉不下，兵乏粮缺，伤亡惨重。只得回军安庆，别作良图。今天就从这里书接上场正传。”

这时，青年汉子招呼堂倌送上一大盘卤猪蹄来，端到八仙桌上。自己转身又把坐凳往前拉了拉。那大汉也不客气，探手抓过一只，一掰两半，大口大口啃了起来，三推两搡两只猪蹄拥下肚去，顺手牵过一壶酒，咧开大嘴清洗一下喉咙，然后，长长地喷出一股酒气，接着说道：

“英王陈玉成回军途中，留下游击将军陆云鹏率一千五百义军弟兄驻守孤山江防，以阻击武汉追敌，且与安庆互为犄角之势，以便策应。后来听说，陆云鹏驻守孤山，多次击退清军，但终因兵微势孤，一千五百义军壮士被十数倍于己的追兵分割包围，一场浴血鏖战，全部将士壮烈牺牲，连游击将军陆云鹏本人至今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